

沈忱 何昆
著

孙权

我是

王者的孤独



将家族事业做大，除了基础和能力
还有一个关键词：权谋——孙权

新 华 出 版 社

孙权

我是

王者的孤独

沈忱 何昆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孙权：王者的孤独 / 沈忱，何昆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166-3391-5

I. ①我… II. ①沈…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6463号

我是孙权：王者的孤独

作 者：沈 忱 何 昆

选题策划：蒋小云

责任编辑：蒋小云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2.5

字 数：322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391-5

定 价：4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我是孙权我怕谁	1
第二章	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21
第三章	神一样的哥哥	39
第四章	有志气的孩子早当家	53
第五章	我的江东我做主	67
第六章	我要打出一片新天地	85
第七章	父亲，我为您报仇了！	99
第八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11
第九章	诸葛亮是个人才	125
第十章	赤壁大捷	139
第十一章	城府很深的妹夫	155



Contents

第十二章	南征北战	171
第十三章	逍遥津的梦魇	193
第十四章	目标——荆州	211
第十五章	英雄殒命	227
第十六章	陆逊，我没有看错你	241
第十七章	巅峰时刻	259
第十八章	一代新人换旧人	275
第十九章	恶的萌芽	291
第二十章	祸起萧墙	313
第二十一章	英雄	329
第二十二章	此生无悔	347

Chapter
one



我是孙权我怕谁

第一节

“气死我了，这个刘基，就爱抢我的风头，咱们同学都围到他身边听他讲故事去了，弄得我成了光杆司令。”我气冲冲对身边的朱然说着。

朱然，我的发小兼死党，他在我身后挠了挠头，低声说道：“仲谋，刘基是扬州刺史刘繇的儿子，他就爱带着同学们讲故事，可咱们现在确实没有好办法，你看，那些同学都凑到他身边去了。”

我冷笑一声，说道：“哼，区区刘基也敢和我斗，我爹是击败董卓的破虏将军孙文台（孙坚字文台），我哥哥是威震江东的霸主孙伯符（孙策字伯符），我是兵圣孙武子的后代，我是英雄的血脉，我是乱世的英杰……”

朱然打断了我“自卖自夸”的话，说道：“仲谋，我知道你爹和你哥都很牛，但是刘基这家伙博学多才，咱们没他懂得多，怎么和他斗啊？”

我白了朱然一眼，说道：“博学多才怎么了？懂得多又怎么了？不错，刘繇曾是封疆大吏，可他后来与我哥哥为敌，被我哥哥击败，据说已经病死了，他的儿子刘基现在是我孙家养着。刘基不过是我家的一个食客，他又凭什么和我争锋？现在江东大城市都在我哥哥控制之下，我哥哥就是江东的王，我就是江东的王弟”，说着，我嘟囔了一句：“我哥哥也是，敌人的儿子也养，不知道咋想的。”

刘繇，汉室宗亲，曾是汉中央任命的扬州刺史，后来，我哥哥起兵渡江，刘繇拒战，被我哥哥击败逃亡，刘繇死后，我哥哥没有伤害他的家人，反而将他们都养了起来。

朱然说道：“这个道理我自然知道，可是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对朱然神秘一笑，说道：“你瞧着吧，我自有妙计”。

说着，我将钱袋子掏了出来，我掂量一下，里面还有几千铢钱，我

将钱袋子交给朱然，吩咐道：“去，多买些好吃的拿来，再多买点好看的衣服。”

朱然迷惑地看着我，一脸茫然。

我一瞪眼，呵斥道：“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是是是，我这就去，这就去。”朱然的父亲朱治是我哥哥的部属，所以，朱然也是我孙家的手下。

朱然去买东西，我坐下来看着刘基，我心道：小子，等会就让你成“孤家寡人”，我要让你知道，在这里我才是“头儿”。

忽然，我看到在学堂的角落里，有一个同学独自一人坐在那专心读书，他既没有加入欢笑连连的刘基阵营，也没有来到我身边，学堂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就好像与他无关，他只是默默地自己读书。

这家伙来学堂不久，我还不知道他的来路，看着像个怪人。

不多时，朱然抱着一大堆东西跑了进来：“仲谋，我来了，快帮我接住，我都快抱不住了。”

朱然这家伙办事很可靠，他买来了牛肉、羊肉和鱼肉，又买了很多好看的衣服。朱然吆喝着跑进学堂，很多围在刘基身边的同学都将目光投来，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明白朱然拿这么多好东西要干什么。

我将一大堆东西堆积在桌案上，将瘪瘪的钱袋子揣好，然后我站上了桌案，鼓足丹田气，大喝一声：“同学们，发福利了！同学们，发福利了！”

我这两嗓子震得学堂上的蜘蛛网都颤动了起来。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我，我很享受这种被人仰视、被人关注的感觉。我笑着对大家说道：“同学们，整天读书怪没意思的，今天我请大家吃饭，来来来，都围过来，朱然，快把饭菜摆上。”

朱然立刻行动起来，不多时，一大桌热腾腾、香喷喷的美味佳肴摆满了桌案，饭香肉香充斥了满屋。正值午休，同学们都饿了，他们看着这些饭菜，一个个垂涎三尺，眼冒绿光。我嘿嘿一笑，一屁股坐在桌案前，夹起一块牛肉放入口中，我嚼着牛肉，满嘴流油，不住赞道：“好吃，好



吃，你们也来吃吧。”

朱然心领神会，他第一个坐下开吃，其他的同学再也忍不住美味的诱惑，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凑了过来，刚才还被团团包围的刘基，如今只剩下一个人，落寞地捧着他的书，呆呆地看着我们享受美味。

我看了一眼，心中好笑：这才是刚开始，好戏在后头。

我招呼刘基道：“刘同学，你也来嘛，大家一起吃。”

刘基尴尬地摆了摆手，满脸通红，说道：“不了，不了，我……我还要读书呢，你……你们吃吧。”

我故意说道：“嗯嗯，刘同学是好学生，好学生就要好好学习，我们比不了，可惜啊，这一桌子美味佳肴与你无缘了。”

朱然在一旁帮腔：“读书好有个屁用，刘基，你的衣服都补了好几个补丁了，也该换件新的了。”

有几个同学看出了门道，也起哄道：“是啊，要说咱们学堂，还是仲谋是老大。”“对对对，仲谋是老大。”

“哈哈。”我仰天大笑，这话听着真爽。我母亲吴氏教过我：人，都是趋利的，利益可以让人背叛你，同时，利益也可以让人忠诚于你。

现在看来，母亲大人的话真是至理名言。

吃过饭，我又将衣服摆开，对同学们说道：“酒足饭饱了，现在开始发放大福利，上好的绸缎衣服，送给你们。”

看着一件件光鲜美丽的名贵衣服，有几个同学打着饱嗝对我说道：“仲谋，跟着你真是我们的福气。”

我大大咧咧地一摆手：“这些东西算什么，以后你们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呼风唤雨，这江东是我孙家的天下。”

“对对对，我们誓死追随孙家，就像我们的父亲追随孙伯符将军那样，我们也将追随仲谋。”

“咦？”忽然间，我看到刘基哭了！

刘基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破衣服，又忍不住地看我要送人的衣服，他流泪了。我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他太穷了，穷得连衣服都买不起！此时，

我改变了继续羞辱刘基的想法，我又想起了母亲的教诲：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将每个人的特长利用起来，就能办成大事。

我决定这么干……

我又站上了桌案，对众人说道：“衣服可以给，但不能白给，我决定，让刘基同学给大家讲故事，然后提问，谁能答对，我才赏赐给谁衣服，而且，谁要领衣服都要叫我一声仲谋哥哥。”

所有人听到这话都愣了，刘基也愣了。

我装作没看见，继续说道：“当然了，刘基同学是考官，那么其中的两件衣服我就直接送给他了，而且，他也不用喊我哥。”

说罢，我朝朱然使了个眼色，我的死党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挑选了两件最好的衣服送到了刘基面前，他边将衣服递给刘基边说道：“刘同学，你要记住，这衣服仲谋送给你的，你接着吧。”

刘基看着名贵的衣服送到自己面前，眼中的泪花汹涌而出。

我最讨厌男人哭，怒道：“你哭个什么劲，不就是两件衣服嘛，只要你今天把故事讲好，明天我送你十件。”

刘基一愣，立刻问道：“仲谋，你说的是真的？送我十件？”

我一昂头，答道：“我孙仲谋说话算话。”

“好，我听你的，我要让我两个弟弟也穿上好衣服。”刘基说着，站起身走过来，开始给大家讲故事，提问题。

我心中暗暗佩服这个刘基：能为自己兄弟忍辱负重，能屈能伸，了不起，这一点我应该向他学习。

刘基讲故事讲得惟妙惟肖，然后他提问题，答对的人便可以来领一件衣服。我让朱然发衣服，我自己则仰卧在坐垫上剔着牙，看着一个个领衣服的同学对我施礼，叫我“仲谋哥哥”。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我拍马屁，在我的同学中，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没有过来我这边。他就是那个坐在角落中专心读书的“怪人”。

我偷偷问朱然：“那家伙是谁？”



朱然看了看那个怪人，对我说道：“仲谋，那家伙是江东豪族陆家的孩子，他叫陆逊。”

陆家，江东本地著名的世家大族，这个家族人才辈出，世代为官，在江东久负盛名。一开始，他们对我孙家很不欢迎，我哥哥曾击败其家族代表人物陆康，并处死了不少反对我们的陆家人，因此陆家和我孙家其实有仇。这个怪人陆逊，原来他是陆家的人。

“仲谋，陆逊这小子有点爱装酷，不如我带两个人教训教训他吧。”

我对这个陆逊处乱不惊和沉稳恬静的性格很欣赏，我对朱然说道：“别，由他去吧。”

第二节

我这次在学堂大出风头，虽然痛快，但我的荷包也已经瘪了。我深深知道，没有钱很难让人跟着我混，而且我平时喜欢武术，总爱买一些名刀名剑，骏马良弓，而这些东西都价格不菲。所以，我需要钱。

钱，从哪来？当然是找我那称霸江东的哥哥要了，但是，我又不能直接找他要，他一定会训斥我乱花钱，那怎么办呢？我自有办法，我去找哥哥的财务大总管吕范要。

“吕先生，您忙什么？”我背着手溜达到吕范跟前，笑嘻嘻地问他。

吕范一看到我，立刻脸色苍白：“仲谋，你……你莫不是又来要钱？”

我心道：这个家伙猴精猴精的。我笑着答道：“嘿嘿，还是吕先生疼我，来吧，给个几万铢花花。”我也不管吕范答应了没，伸手就要。

吕范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不不，不能再给了，仲谋啊，你这个月都花了几万铢钱了，再这样下去，我这个财务总管都没法当了。”

我就知道他又要推辞。我不耐烦地说道：“吕先生，这又不是你家的钱，你管这么严干吗？”



吕范这回一瞪眼，大声答道：“仲谋，你哥哥现在在外面带兵作战，他临走时吩咐，一定要将你的花销控制好，不许你挥霍，我现在已经是违背了他的命令，所以，这一次你一铢钱也别想要。”

我一听他拿哥哥压我，气不打一处来，我一叉腰，指着吕范叫道：“吕子衡（吕范字子衡），你到底给是不给？”

吕范一看我动怒，他不禁一哆嗦。

也难怪，别看我才十四岁，但我继承了父亲雄壮矫健的基因，我现在身高七尺有余，力大无比，一般成年人也打不过我。

我一步步迈向吕范，逼着吕范给我钱。吕范急得快哭了。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仲谋，休要胡闹。”

这个世界上能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令我害怕的只有两个人：我的哥哥孙策，还有我的母亲吴氏。

说话的人正是我老妈。我听到母亲的训斥，全身背后一紧，暗叫不好，我急忙回头，笑嘻嘻地对母亲说道：“母亲，您怎么来了？”

我母亲出身望族，我父亲娶我母亲的时候，门不当户不对，母亲家里人不同意，后来我父亲就天天在她家门口守着，我母亲看我父亲是个豪杰，又怕我父亲脑子一热做出不利于她娘家的事，就答应嫁给我父亲了。于是，就有了我哥哥和我，还有我的五个兄弟姐妹们。

母亲一辈子生了四男一女，她早年父母双亡，寄寓在亲戚家，她知书达理，洞察人性，父亲活着的时候，她就是贤内助，后来父亲战死在荆州，她就独自一人抚养我们兄弟几个。母亲教育孩子很有办法，教会了我很多道理，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看到母亲训斥我，我不得不低头，我走到母亲面前，施礼说道：“母亲，孩儿这几天怪想你的。”

在我们兄弟几个人当中，母亲最疼我了，她看着我，脸上尽是慈祥：“仲谋，吕先生是咱们孙家的朋友，你怎么能如此怠慢他？还不快向先生道歉？”

母命难违，我只得硬着头皮朝吕范赔礼：“对不起。”

吕范连连摆手：“哪里哪里，仲谋在和我闹着玩呢。”

母亲轻叹一声，说道：“你们和伯符总是惯着这孩子，他父亲死得早，我一个妇人将他们带大，教育难免会缺点什么，再这样下去，我怕这孩子就成了纨绔子弟，成了废物。”

我一听，很不舒服，撇了撇嘴对母亲说道：“母亲，您也太小看孩儿了，我可是英雄的后裔，我也会成为英雄的。”

母亲看着我，说道：“是啊，我原本也认为你是龙凤之才，毕竟你生有异象，又骨体不恒，我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可是……”，母亲又是一声叹息，说道：“可是你现在整天不学无术，就知道花钱，这样子怎么能成才？”

我被母亲说得脸红耳赤，但又无从辩驳。确实，我听母亲说过，母亲生我是“梦日入怀”，我出生的时候方颐大口，目有精光，父亲和母亲对我很器重，认为我将是孙家的福星。等我慢慢长大，我生得碧眼紫髯，上长下短，容貌奇伟。

从母亲到我哥哥，都对我十分疼爱，他们都有心将我培养成孙家的顶梁柱。

我在孙家可谓“天之骄子”，但是，我也确实有点辜负母亲、兄长对我的期望了，就像母亲说的那样，我对于读书不是很关心，也不怎么参与政务，我将多半的精力放在了玩上。

我略显惭愧地对母亲说道：“母亲，孩儿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专心做事，不辜负您的期许。”只有面对母亲我才像一个乖孩子。

吕范这时在一旁说道：“其实我还是很看好仲谋的，他聪明智慧，有气度，善决断，将来会做出一番事业的。”

吕范这家伙挺会说话，我朝他眨了眨眼，那意思是：谢谢你喽。

钱没有要到，还被母亲训斥了一顿，晚上我独自一人躺在床榻上，透过窗户仰望明月，我不禁展望自己的未来：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今天下大乱，历经四百年的大汉天下已经分崩离析，群雄并起，战火连天，英雄用武正在此时。我要做哥哥的左右手，驰骋疆场，出谋划

策，哥哥对我说过，他的志向是打到北方，称王称帝，那我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了。

时值春季，江东宜人的气候令我心情开朗舒畅，一阵春风从户外袭来，更令我心旷神怡，我夜不能寐，愤然坐起，我想起了江东霸主项藉那首慷慨激昂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我暗暗念叨着：“我是孙武子的后裔，我是孙文台的儿子，我是孙伯符的弟弟，我是江东的豪杰，我一定要在这天地间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令世人敬仰。”

我念及父亲威震关东联军击败董卓的伟大事迹，想到哥哥雷霆南下扫荡江东的丰功伟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我朝着户外高声叫道：“母亲说得对，我不能再这样游荡下去了，我要去建功立业，光耀孙氏门楣。”

第三节

建安元年，乱世魔王董卓已经死了，现在天下分崩，群雄并起，河北有四世三公的袁绍，幽州有强大的公孙瓒，淮南有袁绍的胞弟袁术，中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徐州有天下无敌的飞将吕布，荆州有我们的世仇刘表，又有关中马腾、韩遂，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等各割据军阀，这个世界已经成了修罗战场。在这个乱世，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有无数人趁势崛起，这是一个属于强者的时代，而我自信，我就是那个强者。

哥哥击败江东豪帅严白虎，从前线返回，我直接去见他，我要让他封我官做。哥哥正在大殿中大宴功臣，他一如既往的潇洒大度，谈笑风生。我在席间向他禀报道：“哥哥，我有一件事求您，希望您能答应我。”

哥哥那天心情不错，他将上翘的胡须捻了捻，笑道：“仲谋，莫不是



又想要钱了？”

他这种对小孩子说话的语气令在场的群臣众将无不笑了起来。我一撇嘴，埋怨道：“哥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种小事我怎么会在这种场合向您提起嘛。”

哥哥看我不高兴，便站起身，走到我身前，他拉住我的手，将我拉到他的座位上，然后让我和他并肩坐下，他问我：“仲谋，你说吧，找我有何事？”

我毫不犹豫地說道：“哥哥，我要做官。”

这句话让哥哥愣了一下，但他并没有嘲笑我，他认真地问我：“哦？做官？仲谋，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

我当着江东群臣慨然说道：“哥哥，我孙家从父亲一代就为大汉建功，父亲征讨凉州叛军，击败汉贼董卓，名震天下，您白手起家，扫荡江东，威名世人尽知，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我堂堂男子汉，岂能游手好闲？我决心建功立业，帮助哥哥扫灭群雄，安邦定国。”

我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席间一人站起身对我赞道：“仲谋小小年纪能有如此胸襟志向，了不起，了不起啊。”

我一看这个夸赞我的人，我立刻精神振奋，全身血液加速运转，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是谁能让我这么激动？

他就是我哥哥的死党，周瑜。

周瑜，庐江舒人，其人姿貌雄伟，才华横溢，豪气干云，又颇有雅量，精通乐曲，时人称“曲有误，周郎顾”，他自幼与我哥哥相识，两人关系莫逆，形同骨肉，他在我江东群臣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周瑜和哥哥都是那种高不可攀的人，仿佛是天上的明星。随着年纪渐长，我虽然也很自负，但对于周瑜，我还是很尊重。

今天他当众夸奖我，真令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周瑜又对哥哥说道：“伯符，我看你就答应仲谋吧，给他个官做，锻炼锻炼他。”

我将目光转向哥哥。哥哥却没有立刻表态，他对我说道：“仲谋，你

天生聪明，又善于团结人，这都是你的优点，但是，你身上有太多的娇气和任性，我担心你将来会做出出格的事。”

我很不以为然地一撇嘴，说道：“哥哥，我如果不加以锻炼，永远也不可能成才，你总是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对待我，可实际上我早就长大了。”

哥哥看我认真的表情，他沉默半晌，最后，他还是摇了摇头，说道：“不行，我能轻易让你出去，现在江东草创，很不稳定，到处都是敌人，又有许多草寇，外面太危险。”

我看哥哥执意不许，顿时急了，我哀求道：“哥哥，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做个官吧。”

他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说道：“这样吧，我去禀告母亲，如果母亲允许你外出做官，我就让你去。”

“真的？哥哥说话算数？”我顿时两眼放光。

“哈哈，哥哥几时骗过你？”

周瑜在一旁笑道：“仲谋小时候我就看他不是凡夫俗子，果然有志气，我看好你将来定能成就大事。”

酒席宴后，我迫不及待地拉着哥哥去后堂见母亲，求她允许我做官。

母亲听完我的请求，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才十五岁，万一遇到什么危险，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又怎么指挥别人？你还老实实在家待着学习吧。”

我看母亲如此决然地拒绝我，我急得差点哭出来。

在母亲身边，我的妹妹孙仁笑嘻嘻地看着我，对母亲说道：“母亲，二哥要去做官就让他去呗，我看他要是去不成，八成会得病的。”

母亲吴氏转头看了看只有十岁的妹妹，问道：“哦？你怎么知道他会得病？”

妹妹鬼灵精乖地眨了眨眼，答道：“我最了解我二哥了，他要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那是誓不罢休的。”

我不耐烦地对妹妹吆喝道：“去去去，大人说话你一个小孩子插什么嘴，去一边玩去。”



哥哥在一旁笑道：“哈哈，你还好意思说妹妹是小孩子，我看你也是孩子脾气。”

母亲看着我们兄弟姐妹，她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她的眼眶有些湿润，我猜想，那应该是慈母对儿女的关爱之情吧。妹妹也看到母亲眼泛泪花，她问道：“咦？母亲您怎么哭了？”

母亲抹了抹眼泪，说道：“你们的父亲被荆州刘表害死，这些年来咱们东躲西藏，居无定所，我含辛茹苦把你们兄妹几个抚养大，咱们孙家有今天不容易啊。”

听母亲这么说，我们兄妹几人无不落泪，孙仁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哭泣道：“我从记事就没见过父亲，我想见他，呜呜呜。”

哥哥孙策拜倒在母亲面前，悲泣道：“母亲，我乃孙家长子，请母亲放心，我定会继承父亲遗志，扫平江东，创立万世基业。”

母亲扶起哥哥，说道：“伯符，你像极了你的父亲，天生有气力，领兵作战很有本事，可是啊，我又担心你太过松懈，轻而无备，此乃取祸之道，你现在不再是庐江的那个年轻人了，你现在是江东的霸主，孙家的顶梁柱，你身系咱家的兴衰，万事还需小心啊。”

哥哥满不在乎地答道：“请母亲放心，不是孩儿自吹，这天底下能杀死孩儿的人还没出生呢。”

母亲轻叹一声，转向我，她爱恋地看着我，对我说道：“仲谋，你若真想去做官，母亲也可以允许，只是，你要答应母亲，要照顾好你自己。”

我一听母亲已经有意让我做官，急忙答道：“母亲只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我自己。”

母亲点了点头，说道：“你出生时便有异象，相师说你是星宿下凡，大贵之命，我也希望能看到你成功那一天。”

说着，母亲对哥哥说道：“伯符，现在有什么职位适合你弟弟吗？是历练他的时候了。”

哥哥听母亲发话，他不敢违拗，答道：“现有阳羨县令一职空缺，我打算让仲谋去那里，不知母亲认为如何？”